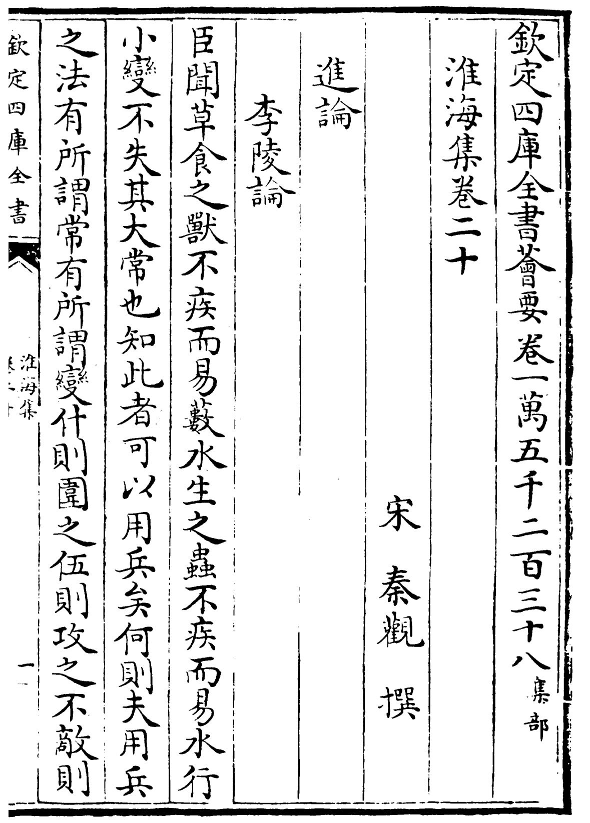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二百三十八 集部

淮海集卷二十

宋 秦觀 撰

進論

李陵論

臣聞草食之獸不疾而易藪水生之蟲不疾而易水行小變不失其大常也知此者可以用兵矣何則夫用兵之法有所謂常有所謂變什則圍之伍則攻之不敵則

逃之兵之所謂常也以寡覆衆兵之所謂變也古之善用兵者雖能以寡覆衆而什圍伍攻之道未嘗忽焉所謂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嗚呼李陵之所以敗者其不達於此乎兵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方漢武時匈奴承冒頓之後號為强盛控弦百萬幾與中國抗衡衛青霍去病之徒每出塞至少不下三萬騎其多至十萬騎又有諸將相為應援然後有功陵乃以步卒五千出居延行三十日至浚稽山與單于七八萬騎接戰一

日數十合安得而不敗哉蓋陵嘗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北不見虜還又嘗將輕騎五百出燉煌至鹽水迎貳師未聞困絶謂以少擊衆可以為常不知幸之不可以數也昔秦始皇問李信曰吾欲取荆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二十萬人又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使信伐荆既而軍敗復欲使翦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從之遂平荆地夫王翦豈不知以少擊衆為利哉以為小

變不可恃大常不可失也故田單疑趙奢之用衆而奢以為鏌鋣之劒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嗚呼以王翦之事趙奢之言觀之則陵之敗也其自取之哉夫豪傑之士不患無才患不能養其氣而已不能養其氣則雖有奇才適足以殺其身也方陵之召見武臺天子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心恥之不敢言也遂請當一隊以分單于兵夫以陵之奇才向使少加持重則衛霍

之功豈難繼耶而不勝一旦之憤輕用其鋒至兵敗降匈奴類其家聲是亦不能養其氣而已矣或曰李陵以孤軍深入其亡也宜矣然則李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遂取定襄何也曰唐之擊突厥也六總管師十萬皆授靖節制所向輒克虜勢窘甚矣頡利諸酋皆勒所部來奔所謂傷弓之禽可以虛弦下也況於勁騎三千乎與陵之事異矣

司馬遷論

班固賛司馬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先黄老而後六經求古今搢紳先生之論尚或有之至於退處士而進姦雄崇勢利而羞貧賤則非閭里至愚極陋之人不至是也孰謂遷之高才博洽而至於是乎以臣觀之不然彼實有見而發有激而云耳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揚子亦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

則渾離則散葢道德者仁義禮之大全而仁義禮者道德之一偏黄老之學貴合而賤離故以道為本六經之教於渾者畧於散者詳故以仁義禮為用遷之論大道也先黄老而後六經豈非有見於此而發哉方漢武用法刻深急於功利大臣一言不合輙下吏就誅有罪當刑得以貨自贖因而補官者有焉於是朝廷皆以偷合苟免為事而天下皆以竊資殖貨為風遷之遭李陵禍也家貧無財賄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以

陷腐刑其憤懣不平之氣無所發泄乃一切寓之於書故其序游俠也稱昔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巖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阨於陳蔡蓋遷自況也又曰士窮窘得委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者耶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蓋言當世號為修行仁義者皆畏避自保莫肯急於人之難曾匹夫之不若也其述貨殖也稱秦始皇令烏氏倮比封君與列臣朝請以

巴蜀寡婦清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懐清臺葢以譏孝武也又云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葢遷自傷砥節礪行特以貧故不免於刑戮也以此言退處士而進姦雄崇勢利而羞貧賤豈非有激而云哉彼班固不達其意遂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亦已過矣然遷為人多愛不忍雖刺客滑稽佞幸之類猶屑屑焉稱其所長况於黄老游俠貨殖之事有見而發有激而言者其所稱道不能無溢美之言也若以春秋之法明善惡定

邪正責之則非矣揚子曰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又曰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夫惟所愛不主於義而主於奇則遷不為無過若以是非頗謬於聖人曷為乎有取也

李固論

取天下者必有功臣守天下者必有名臣雖然有國家者寧無功臣不可以無名臣何則功臣以乘逐便利為能名臣以伏節死義為任也昔西漢之末海内承平四

夷賓服而王氏竊持國柄談笑而輒移之東漢之季姦雄崛起中原大亂而曹公睥睨神器終身不敢取臣嘗疑焉及讀李固與杜喬之誅門生弟子貫械腰鈇鑕願俱死者相屬然後始知其所以然也何則西漢多功臣也蓋西漢自高祖以馬上得天下不悅諸生其取人也先器識所以朝多功臣則乘便逐利者衆形不便勢不利彼不為也故晚節末路王鳳用事王章以直言被誅而天下靡然以苟患失之為風矣其大臣如張禹孔光

輩皆持祿取容偷為一切之計其清節之士如龔勝郭欽蔣詡之徒亦不過謝病免歸而已其風如此亂臣賊子奈何而有懼哉此王氏所以談笑而移之也東漢自光武不任功臣鋭意文士其取人也先經術所以朝多名臣則仗節死義者衆節之所在義之所存彼必為也故晚節末路梁冀擅命固與杜喬以死抗之而天下靡然以殺身成仁為俗矣其大臣如陳蕃黄琬輩皆捐軀宗族以急國家之難黨錮之士如李膺任密范滂之徒

至連頸就誅而無慍色其俗如此亂臣賊子奈何而不懼哉曹公之所以終身而不敢取也然西漢易亡而復興東漢難亡而易絕者何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故三代之君其始也雖勢强大非有仁心則不興及其季也雖德失政亂非有不仁之罪則不絕哀成之君失德甚矣然其事止於女寵佞幸而已未犯不仁之罪也故國亡而復興桓靈之時無道極矣鉤黨之獄忠臣義士死者百有餘人諸所夷滅

至不可勝數則是不仁之罪已貫盈矣故國亡而遂絶此亦理之必至事之固然無足恠也嗚呼國者天下之大器也君臣者相與持此器者也視器之安危則知人之能否視國之理亂則知君臣之賢不肖以二漢論之報施之道其不殊也如此然則為君臣者可不戒哉

陳寔論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恵聖之和者也又曰伯夷隘柳下恵不恭何也蓋古之君子初無意於制行其

制行也因時而已伯夷之時天下失於太濁於是制其行以清柳下惠之時天下失於太潔故制其行以和雖然清者所以激濁也非激濁而為清是隘而已和者所以救潔也非救潔而為和是不恭而已故由其本而言之則為清為和由其獘而言之則為隘為不恭故伯夷柳下惠者實未嘗清未嘗和也安有隘不恭之獘哉前史稱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陳寔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乞從外舉又中常侍張讓歸葬頴

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張甚耻之寔乃獨弔焉嗚呼若寔者可謂殆庶幾於夷惠矣何則桓靈之時政在宦人而天下之士方以氣節相高疾之已甚至使其屬無所發憤常欲以身死黨錮之禍海内塗炭者二十餘年豈特小人之罪哉君子亦有以取之也寔知其然故於用吏送葬之事稍詘其身應之所以因時救弊而已其後復誅黨人張德寔以此多所全宥則其效蓋可見也嗚呼使東漢之士大夫制行皆如寔也黨錮之禍

何從而興乎以此言之寔殆庶幾於夷惠信不誣矣然
則寔爲侯張而身詘也不爲過則元稹之徒因宦官以
得宰相亦不爲過歟斯不然也昔孔子於衛見南子矣
於魯敬陽虎矣至彌子以爲主我衛卿可得也則曰有
命蓋見南子敬陽虎者身可詘也不主彌子者道不可
詘也寔於侯張亦詘身以伸道耳豈若元稹之徒詘道
而伸身者哉然則士大夫爲道而或詘身於宦人者亦
可乎斯又不然也昔齊人獲臧堅齊侯使人唁之且曰

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杖扶傷而死古之人耻其身之辱於刑也是故為伯夷之清而非其時者是隘而已為柳下惠之和而非其時者是不恭而已若陳寔之屈身於宦人而非其時者是為姦而已

淮海集卷二十

淮海集卷二十一

宋 秦觀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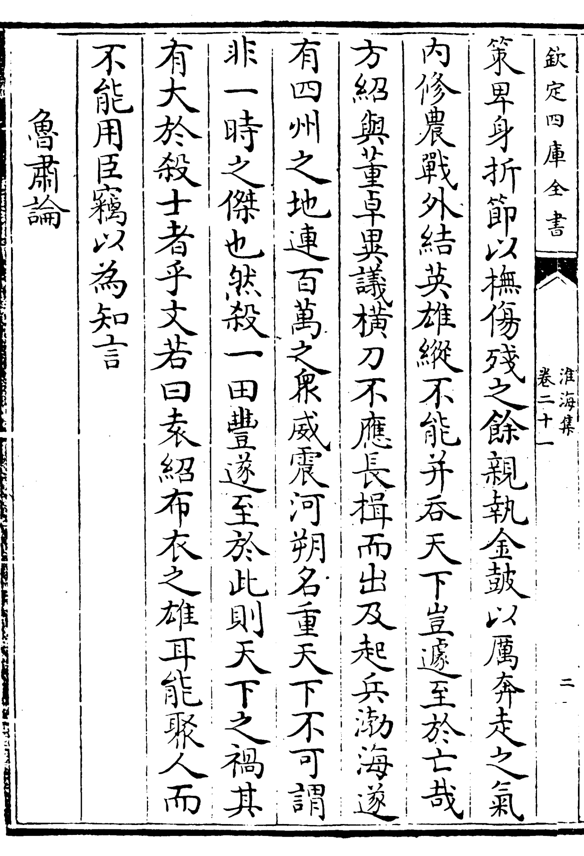
進論

袁紹論

天下之禍莫大於殺士古之人欲有為於世者雖負其豪俊傑特之才據强大不可拔之勢疑若殺一士不足以為損益然而未始不亡者何耶士國之重器社稷安

危之所繫四海治亂之所屬也是故師士者王友士者霸臣士者彊失士者辱慢士者危殺士者亡世之論者皆以袁紹之亡繫於官渡臣竊以為不然紹之所以亡者殺田豐耳使紹不殺田豐雖有官渡之敗未至亡也何則昔楚漢相距於京索之閒高祖犇北狼狽甚於袁紹者數矣而卒有天下項籍以百戰百勝之威非特曹公比也而竟死東城其所以然者無他士之得失而已故高祖以為張子房韓信蕭何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

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為我擒以楚漢之事言之則知紹之亡果在於田豐不在於官渡也且紹之械繫田豐也何異高祖械繫婁敬於廣武乎高祖圍於平城而還還以二千户封敬號建信侯紹敗而還慚豐而殺之嗚呼人之量度相遠一至於此哉傳曰善敗者不亡故楚昭王珍越王句踐皆瀕於絶滅而復續紹雖敗於官渡而冀州之地南據大河北阻燕代形勢之勝尚可用也向使出豐於獄東向而事之問以計



策畀身折節以撫傷殘之餘親執金鼓以厲奔走之氣内修農戰外結英雄縱不能并吞天下豈遽至於亡哉方紹與董卓異議横刀不應長揖而出及起兵渤海遂有四州之地連百萬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不可謂非一時之傑也然殺一田豐遂至於此則天下之禍其有大於殺士者乎文若曰袁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臣竊以為知言

魯肅論

魯肅勸吳以荆州之地借先主先主因以取蜀吳主悔之歸咎於肅夫以肅之籌畧過人而其昧有至於此乎以臣觀之吳人雖欲不借荆州以資先主不可得也肅策之善矣何則是時曹氏已據中原挾天子以令天下毅然有并吞諸雄之心袁紹呂布皆為擒滅其能合從并力以抗之者獨仲謀與玄德耳此所謂胡越之人未嘗相識一旦同舟而遇風波則相應如左右手勢使然也吳人雖欲不借荆州以資先主其可得乎且吳不借

荆州則先主必還公安不然則當殺之二者皆不可也昔高祖入關與秦父老約法三章秋毫無所犯秦民大悦項羽雖徙之於漢中而高祖還定三秦如探囊中物耳何則秦民之心已繫於漢也方先主東下荆州之人歸者十餘萬或勸速行以據江陵先主曰夫舉大事必以人為主今人歸吾何棄去是時先主若還公安吳為仇也夫以董卓之罪上通於天王允以順誅之而李傕郭汜糾合黨與猶能為之報仇何則卓雖兇逆亦一時

之望也先主以宗室之英名蓋當代士之歸者如水之赴海烏林之役曹公以百萬之衆泝江而下非其雄畧則周瑜水軍豈能獨勝耶呉若殺之豪傑四面而至必矣孫氏之亡可立待也由是言之先主借荆州之事拒之則為仇殺之則招禍因而借之則可以合從并力而抗曹公肅之為呉策者豈不善乎然則周瑜嘗欲徙先主置呉盛為築宮多其美女好玩其策何如此又大不可也先主嘗見其髀肉生慨然流涕歎功業之不建其

在許也曹公與之出則同輿坐則同席竟亦不留此其志豈以美女玩好老於吳者耶史稱曹公聞孫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彼知先主得荆州輔車之勢成天下未可以遽取也由是言之借荆州之事豈惟劉氏所以取蜀亦孫氏之所以保吳者矣

諸葛亮論

鼂錯曰五帝神聖其臣莫及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臣竊以為不然夫覆杯水於坳堂之上置杯焉則

膠鷦鵬之翮抜而傅鳴鴂則累矣故有帝者之君則有帝者之臣有王者之君則有王者之臣有霸者之君則有霸者之臣諸葛亮雖天下之竒材亦霸者之臣耳何則亮帝王之輔肯為蜀先主而委邪王通以為使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尤非也臣以為亮雖無死曽不足以取天下况於興禮樂乎何則亮之所事者蜀先主而所自比者管仲樂毅也先主雖號人傑然取天下則不及曹孟德保一方則不如孫仲謀其所以得蜀者以劉

璋之闇弱而已先主雖存司馬仲達陸伯言諸公皆無恙尚不足以取魏而死其能取天下乎管仲相齊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然不能先自治而後治人故孔子以為小器樂毅為弱燕合五國之從夷萬乘之齊然曠日持久不能下莒與即墨至閒者得行搆燕之趙管仲樂毅雖得志於天下尚不能興禮樂亮而無死其能興禮樂乎夫古之君子進難而退易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也則固已曰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甚求

之而不用其道則彼有不出而已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葢用之而不盡其藴則彼有不留而已是故有所不出出則可以取天下有所不留留則可以興禮樂方先主之顧亮於草廬之中所言者取荆益二州耳至言天下有變則一軍向宛洛一軍出秦川所謂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者耶漢壽侯死大舉伐吳亮曾不能强諫及兵敗乃歎曰法孝直若在能制主上令不東就復東行必不危矣所謂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

是誰之過歟以此論之亮不足以取天下而與禮樂亦明矣然亮與先主一言道合遂能覇有荆益成鼎峙之勢及受寄託孤義盡於主國無間言身死之日雖遷廢之人為之泣下有致死者雖古往社稷之臣何以加諸陳壽以謂管蕭之亞匹蓋近之矣然壽以謂應變將畧非其所長信乎此非也亮之征孟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其卒於渭上司馬仲達按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之奇林也所作八陣圖後世言兵者必稽焉則亮

之應變將畧不言可知矣嗚呼豈壽果挾髡其父之故耶抑其所自見如此也

臧洪論

臣聞臧洪以袁紹不救張超絶不與通至於敗死以臣觀之洪實游俠之靡也豈臣子之義哉何則夫欲生而惡死天下之真情也然古之君子或捐軀命棄親族不為苟得者非不欲生以其所欲有甚於生而已觸鼎鑊冐鋒鏑患有所不避者非不惡死以其所惡有甚於死

而已使其所欲未有甚於生所惡未有甚於死則君子豈有矯世絕俗拂其所謂真情者耶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君子之常也傳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君子之變也不得已而為之者也世衰道微士大夫講學不明於是始惑於輕重趨舍之際徒知保身之為易殺身之為難不知妄死之與苟生其失一也齊有崔氏之難其臣死者十有餘人晏子獨以為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

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以晏子之言論之洪為張超而死者果何為也夫曹操呂布皆漢之姦臣然方是時操挾天子其勢為順布背朝廷其勢為逆使超去逆就順紹弗為救猶或可責矧叛操而歸布安能責其不救乎夫張超袁紹之於洪雖交有故新遇有薄厚然受其表用則皆主也使舊主為新主所殺洪絕之而致死猶或近義矧滅超者曹氏焉得與紹為仇乎由是言之洪為張超而死者果何謂也孔融嘗為管亥所困太史慈為

突重圍求救於先主先主從之遂解都昌之急葢是時俗尚名節甚矣天下之士惟以然諾不終為媿禍亂不解為恥厥志有在生死以之故事成則為太史慈不成則為臧洪以臣子之義責之皆罪人也揚子以要離為蛛蝥之靡聶政為壯士之靡荆軻為刺客之靡者耶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若數子者可謂傷勇矣亦足以悲矣

王導論

臣聞春秋書趙盾之罪而三傳皆以為實其族穿非盾也盾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故被大惡之名臣始疑之及讀晉史見王導周顗之事然後知三傳之說為不誣矣何則經誅其志傳述其事也王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誅王導之族導嘗求救於顗顗申救甚切而不與之言導心銜之及敦得志問顗於導導不荅顗遂見誅後見其表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然則顗之死雖假手於敦實導意也若使後世良史書

曰王導殺周顗不亦宜乎以此觀之則趙盾之事從可知矣夫盾以驟諫不入靈公使鉏麑賊之麑不忍殺又伏甲而攻之僅以身免故其族穿攻靈公於桃園然則靈公之死雖假手於穿實盾志也不然則其返也曷為其不討穿乎傳以為志同則書重信不誣矣豈非經誅其志而傳述其事耶然則穿首惡也盾疑似者也舍首惡而誅疑似者何也蓋名實俱善者天下不疑為君子心迹俱惡者天下不疑為小人有善之名無善之實有

惡之心無惡之迹是為姦人姦人者嘗託身於疑似之閒天下莫得而誅之此春秋所以誅之也太史公以春秋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蓋以此矣漢淮南厲王母坐趙氏死厲王以為辟陽侯力能釋之而不爭輒椎殺之唐高宗欲立武后畏大臣異議李勣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唐人以為立武后者勣也由此觀之誅志不誅事非特春秋古今人情之所同然也春秋能發之耳然則王導之罪與趙盾同乎曰非也導實江

左之名臣東晉之興導力為多特其殺周顗之事有似於盾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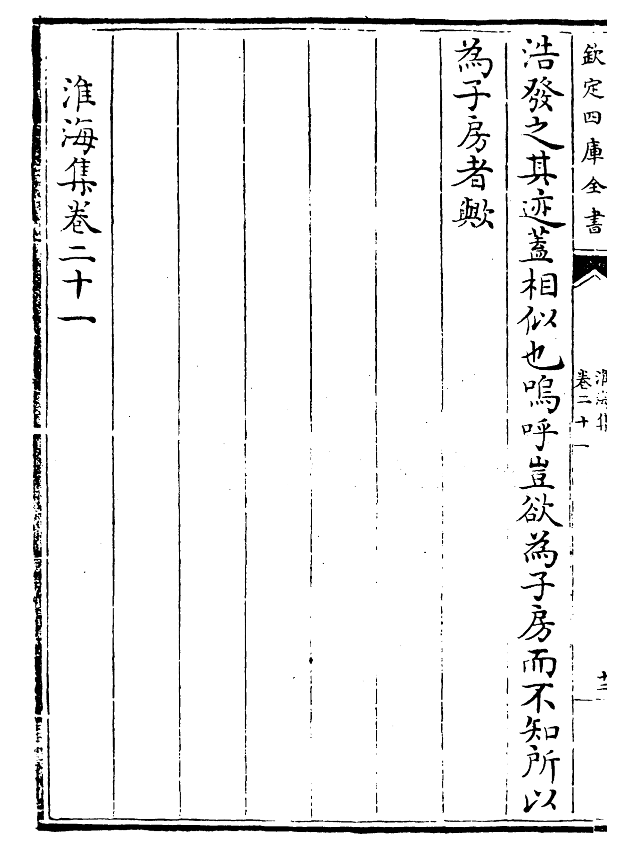
崔浩論

臣聞有有道之士有有才之士至明而持之以晦至智而守之以愚與物並游而不離其域者有道之士也以明濟明以智資智穎然獨出不肯與衆為耦者有才之士也夫有道之與有才相去遠矣不可不知也史稱崔浩自比張良謂稽古過之以臣觀之浩曾不及荀賈何

敢望子房乎夫子房之於漢荀攸賈詡之於魏浩於元魏運籌制勝筭無遺策實各一時之謀臣也高祖以子房與韓信蕭何為三人傑用之以取天下韓信王楚數十城蕭何封侯第一而子房獨願封留而已及太子監關中兵乃行少傅事晏然處於叔孫通之下了無矜伐不平之意故司馬遷以為無智名無勇功可謂有道之士也荀賈雖不足以與於此然攸謀謨帷幄時人子弟莫知其言詡亦闔門自守退無交私皆以令終故陳壽

以為良平之亞雖有才之士亦頗聞君子之道者也浩則不然其設心措意惟恐功之不著名之不顯而已李順之死浩既有力而奏五寅元歷草尤夸誕妄詆古人所撰圖書至鑱石道傍公彰直筆明哲之所為固如此乎正孟子所謂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身而已盆城括之流也以此論之浩曾不及荀買明矣何敢望子房乎夫以其精治身以緒餘治天下功成事遂奉身而退者道家之流也觀天文察時變以輔人事

明於末而不知本陰陽家之流也子房始遊下邳受書圯上老人終曰顧棄人間從赤松子游耳則其術蓋出於道家也浩精於術數之學其言熒惑之入秦彗星之滅晉與夫免出後宫姚興獻女之事尤異及黜莊老乃以為矯誣之言則其術蓋出於陰陽而已此其所以不同也然高帝用子房之謀棄咸陽還定三秦滅項羽於垓下太武用浩亦取赫連昌破蠕蠕平沮渠牧犍於凉州惠帝得不廢者子房之本謀而太武為國副主亦自



浩發之其迹蓋相似也嗚呼豈欲爲子房而不知所以爲子房者歟

淮海集卷二十一

謹案卷十九第五頁後三行劉屈氂之屬刊本氂

訛氂據漢書改

卷二十第八頁後八行使東漢之士大夫制行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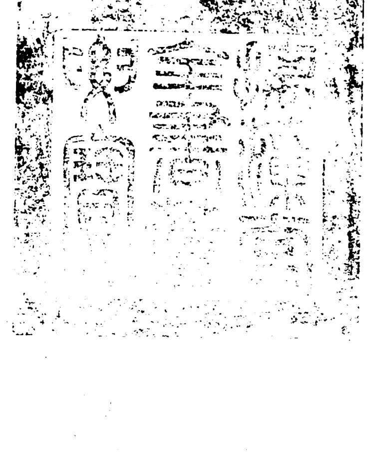
如實也刊本漢訛海今改

第九頁後一行姑又使其刑臣禮于士刊本姑訛

始據左傳改

卷二十一第八頁後五行揚子以要離為蛛螯之

靡刊本蛛螯訛蜾螫據法言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李廷敬

校對官庶吉士臣戴聯奎

謄錄監生臣陳廷敬

謄錄監生臣蔣維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淮海集卷二十二至二十五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二百四十 集部

淮海集卷二十二

宋 秦觀 撰

進論

王儉論

臣聞君子之論人觀其終身之大節大節喪矣雖有一時之美一日之長足以夸汚世而矯流俗君子無取焉史稱王儉嘗謂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况也以

臣觀之倫實安之罪人也豈可同日而語哉何則自晉以閥閲用人王謝二氏最為望族江左以來公卿將相出其門者十七八子為主壻女為王妃布臺省而列州郡者不可勝數亦猶齊之諸田楚之昭屈景氏皆與國同其休戚者也安之仕晉始為桓温司馬孝武之世政由温出縉紳顒望不知所為而安與王坦之盡忠王室䒱有二心至於屢攺袁宏之文以寢九錫之命可謂以身許國社稷之臣者矣倫之仕宋襲封選尚其為親貴

固非安之比也蕭公雖有異志而謝朏褚彥回之屬初無從意齊室之建儉實發之至引梁王魯國之事使臣珥貂所居稱殿何異取六藝以文姦言者安之於晉其大節如彼儉之於宋其大節如此臣故曰儉實安之罪人也至於該洽經史明習故事工詞令妙威儀動為名流之所稱所謂一時之美一日之長夸污世而矯流俗者也君子何取焉安少有重名累年辟召不至其後雖受朝寄而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形於言色則安之功名

出於無意者也儉少時志在宰執見於所賦之詩及生子字曰玄成取仍世作相之義則儉之富貴取於有心者也夫無意之與有心相去遠矣豈可同日而語哉宋初受命陶潛自以祖侃晉世宰輔耻復屈身投劾而歸躬耕於潯陽之野其所著書自義熈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稱甲子而已以此論之則儉之為人蓋可見也

韓愈論

臣聞先王之時一道德同風俗士大夫無意於為文故六藝之文事詞相稱始終本末如出一人之手後世道術為天下裂士大夫始有意於為文故自周衰以來作者班班相望而起奮其私知各自名家然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何則夫所謂文者有論理之文有論事之文有叙事之文有託詞之文有成體之文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發天人之奥明死生之變此論理之文如列禦寇莊周之所作是也別白黑陰陽要其歸宿決

其嫌疑此論事之文如蘇秦張儀之所作是也考同異次舊聞不虛美不隱惡人以為實錄此叙事之文如司馬遷班固之作是也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駭耳目變心意此託詞之文如屈原宋玉之作是也鈎列莊之微挾蘇張之辯摭班馬之實獵屈宋之英本之以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文韓愈之所作是也蓋前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備於愈後之作者亦多矣而無以加於愈故曰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然則列莊蘇

張班馬屈宋之流其學術才氣皆出於愈之文猶杜子美之於詩實積衆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冲澹謝靈運鮑昭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冲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耶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

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嗚呼杜氏韓氏亦集詩文之大成者歟

李泌論

臣聞有善聽無良謀有善謀無利勢天下之勢善謀之則無不利天下之謀善聽之則無不良臣嘗以為唐室方鎮之患至於百有餘年而不能解者其禦蓋始於天寶之際肅宗不用李泌之謀先取范陽而已何則夫范陽者祿山之巢穴也烏焚其巢雖有勁翮無所歸矣

其穴雖有絶足無所恃其勢然也禄山帥范陽專三道勁兵不徙者十有四年矣其人視之猶子之於父也一旦舉兵犯順天下之人以為反虜切齒攘袂惟恐其不滅而范陽之人獨以為主引領企踵惟恐其不興此所謂家臣不知有國自古小人之常情故郭子儀李光弼自朔方起兵皆欲先圖范陽而泌為肅宗言之最悉此蓋天下之利勢遠之不可失者也使肅宗能聽其謀先詔李郭諸將犄角而取范陽賊失巢穴則其衆自潰兩

京可以傳檄而定兵亦遂息矣惟其不用泌謀是以慶緒思明相繼復起至兇徒逆黨久稽天誅則偷為一切之計瓜分渭北地以付之此方鎮之患所從起也昔之取天下者皆以首事之地為根本故雖困敗而能復振高祖之保關中光武之據河內魏武之完兗州是也夫范陽者亦祿山之關中河內兗州也方其陷兩京所得禁府珍寶輒以橐駞載歸其俗至謂祿山思明為二聖後十七年張洪靖欲懲其事發墓毀棺而衆猶不悅以

至於亂由是言之天寶之際若非唐之威德在人忠臣義士乃心王室則天下之事可勝言哉柳玭稱兩京之復泌謀居多其功大於魯連范蠡若以范陽言之泌之謀不見聽者多矣其言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又得兩京則賊再亂已而果然嗚呼使泌之謀盡見聽也豈有方鎮之患哉

白敏中論

臣聞白敏中用李德裕薦入翰林為學士及德裕貶敏

中為相抵之甚力或曰人臣事君公義而已何以私恩為乎敏中之事未足深咎也臣竊以為不然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推此言之則背師賣友之人必不能以身許國何則於所厚者薄則所施無不薄也昔吕布為丁原主簿為董卓而殺原為卓之子又為王允而殺卓及兵敗被執魏祖欲生之劉先主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於是殺布

漢封陳平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後誅呂氏而安劉氏者平與周勃也夫以布之不忠於丁董也其肯忠於曹氏乎以陳平之不負魏無知也豈肯負於劉氏乎此魏所以誅布漢所以屬平者也然則敏中之事蓋可見矣雖然敏中所以負德裕也亦有繇焉傳曰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而盜憎之乎蓋自度其事必為主人所惡故也白氏素與楊虞卿姻家居易又與李宗閔牛僧孺厚若敏

中本無英氣雖緣德裕以進而不能無意於僧孺宗閔
虞卿之徒自度其事必為德裕惡也故因其勢盡力以
擠之耳夫德裕忠臣也以非罪被斥天下皆知其冤使
敏中素與仇猶當為社稷而救之况因之以進也然則
敏中豈惟不忠於德裕亦不忠於唐也臣故曰人臣能
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然則公義
私恩適不兩全則如之何以道權之而已義重而恩輕
則不以私害公若河曲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干

行韓厥執而戮之是也恩重而義輕則不以公廢私若庚公之斯追子濯孺子抽矢叩輪去其鏃發乘矢而後反是也夫公義私恩適不兩全猶當以道權其輕重柰何無故而廢之哉雖然逢蒙殺羿孟子以為是亦羿有罪焉以此言之德裕之薦敏中亦不得為無罪也

李訓論

嘗聞天下無易事非其人則難於登天天下無難事得其人則易於反掌難無定勢易無常形惟其人也昔漢

有諸侯强大之患連城數十地方千里擅爵人赦死罪戴黄屋刺客公行景帝用鼂錯之謀始議削之法令未及行而七國合從而起矣何其難耶逮武帝用主父偃之謀令諸侯得推恩分其子弟詔下之日人人各得所願法令不更疆境不變而尾大之患亡矣又何其易耶以此言之則知天下之事惟其人也臣讀唐史至甘露之事未嘗不為文宗而歎息何則欲除累世之姦而倚一區區之李訓豈不疎哉宦官之禍深矣自德宗懲北

軍之變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分委宦官主之由是太阿倒持不復可取憲宗之賊歷三世而不能討天下憤焉是時故老名臣如裴度李德裕之徒皆在也向使文宗有知人之明委任二臣俾之圖畫則刀鋸之殘豈難制哉何則以訓之輕躁寡謀尚能殺王守澄則知度與德裕可以制仇士良之屬無疑矣惟其不用二臣而委之訓與鄭注是以事敗謀泄害及忠良蹀血觀闕之前不勝飲恨而已非事之難不知人之禍也或曰注之師

鳳翔也欲因宦者送守澄之喪以鎮兵誅之訓忌其功乃先五日舉事使注不為訓所忌也庶其有濟乎臣曰不然惟其訓之事敗則唐之禍在士良使注之功成則唐之禍在注矣何則袁紹董卓崔休朱温之事蓋嘗成矣其禍何如哉以此觀之事敗亦受禍成亦受禍禍在用小人而已矣德裕嘗曰舉大事非北軍無以成功此所謂天下之常勢也又曰焚林而畋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既經李訓之猖獗則天下常勢亦不用臣

以為德裕能不為於會昌之時也則知其能為太和之時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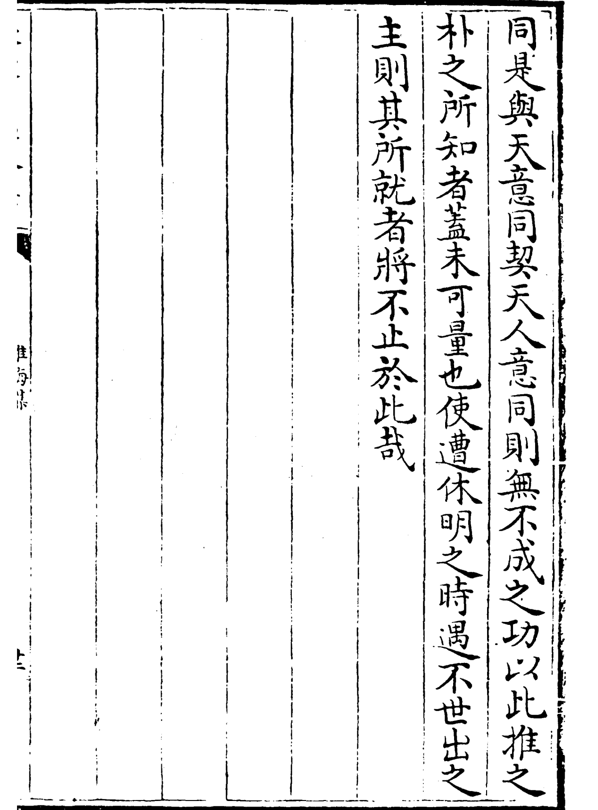
王朴論

臣聞適用而不窮者天下之真材也材而不適用用而有所窮雖有高世之名難能之行實庸人耳何有補於世耶臣讀五代史見王朴為周世宗决平邊之策然後知朴者天下之真材也夫用兵之要在乎識序之先後而識先後之要在於知敵之難易天下之敵非大而堅

則小而脆也其難易孰不知之所以不知者敵大而脆則疑於難敵小而堅則疑於易也昔漢兵圍宛丘光武以别將徇昆陽王邑欲攻之嚴尤以謂昆陽城小而堅宜進擊宛宛敗昆陽自服邑不聽盡鋭攻之兵以大敗邑之所以不聽尤者疑於難而已朴甞為世宗畫平邉之策其言曰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吴易圖得吴則桂廣皆為内臣閩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平之必矣惟并必死之寇可為後圖葢李氏

雖據江南之地二十一州為桂廣閩蜀之脊然南帶江
東距海可撓者二千餘里其人易動揺輕擾亂不能持
人號為大國實脆敵也劉氏雖據河東十州之面與中
國為境然左有常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契丹之
援其人剽悍彊忍精急高氣樂鬬而輕死號為小國實
堅敵也是時中國欲取之也譬如壯士操利兵於深山
之中左觸虎而右遇熊不可並刺則亦先虎而後熊矣
何則虎躁悍易乘熊便捷難制舉虎困則熊必畏威而

逃困於熊虎將乘獘而至形勢然也故朴以大而脆者為易小而堅者為難易者宜先難者宜後則所以先吳而後并也及皇朝受命四方僭偽次第削平皆如其策非所謂天下之真材而孰能與於此朴雖出於五代擾攘傾側之中然其器識學術雖治世士大夫與之比者寡方世宗之時外事征伐内修法度而朴至於陰陽律歷之學無所不通所定欽天歷當世莫能畀而其所作樂至今用之而不可改其五策之意彼民與此民之心



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以此推之朴之所知者蓋未可量也使遭休明之時遇不世出之主則其所就者將不止於此哉

淮海集卷二十二

淮海集卷二十三

宋 秦觀 撰

論

擬郡學試近世社稷之臣論

古之所謂社稷之臣者至矣忠足以竭才性之分敏足以應事物之變苟利社稷則遂事矯制雖君有所不從苟害社稷則伏節死誼雖身有所不顧夫人莫不尊於

君莫不親於身君與身也猶有時而忘之知有社稷之事而已況其它乎此古之所謂社稷之臣者也揚子曰近世社稷之臣終之以禮樂可謂社稷之臣矣夫揚子之所以有取於四子者豈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與料敵制變算無遺策攻城野戰前無堅敵與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與果在乎是則戰國之末士一介之庸人皆可以為社稷之臣矣豈揚子之意哉方高帝之時天下初定諸將論功日夜不决子

房辭齊三萬戸願封於留又勸先封雍齒諸將乃服及欲廢太子子房乃行少傅事晏然處於叔孫通之下招致四老人者以羽翼之太子以安此其所以有取於子房者也高后時諸呂擅權欲危劉氏平勃用陸賈之謀深自相結卒能誅諸呂迎文帝於代而立之此其所以有取於陳平絳侯勃者也後元元平之際漢室多故子孟擁昭立宣政繇已出前後二十年海内厭服此其有取於霍將軍者也然光不學無術闇於大體死纔三年

宗族誅夷勃免相就國不遠嬿疑陷於吏議幾致顛覆平多陰禍至孫而廢掌雖親貴終以不侯子房雖無三子之過然不能為漢制禮作樂追迹三代之隆以聖人之道縣之皆未得為全人也故曰終之以禮樂雖然四人者或氏而字之或氏而名之或爵而名之或氏而官之何也此葢揚子之深意春秋之大法也春秋之法雖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然而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爵爵不若子

因此等以寄褒貶焉氏者別其所自出也字以言其德名以言其體爵以言其功官以言其業張子房以智葢言其德也故氏而字之陳平以無悞葢言其體也故氏而名之絳侯勃以果葢言其功故爵而名之霍將軍以勇葢言其業故氏而官之四人者子房最優故獨字之絳侯勃為下故獨不氏焉嗚呼不如是何足以為法言

聖人繼天測靈論

古之語道德者未始不以聖人而論聖人者亦未始不

以道德蓋捨道德則無以見聖人而微聖人則道德或幾乎息矣何者其體相俱而其用無以異也夫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變化而不可知謂之神神也者其合則藏於無為其散則寓於有得昔之命道者因其無為也故彊名之以天所謂莫之為而常自然者是已自其有得也故彊名之以靈所謂地得一以靈是已天者道也而於神為無體之體靈者德也而於神為無用之用體則可以繼用則可以測由此兩者而不能知百姓是

也知此兩者而不能行智者是也行此兩者而不能盡仁者是也由而能知知而能行行而能盡靜可以繼動可以測此聖人所以至也葢聖人者其聰無所不知其明無所不察積聰明而為淵則極天下之深盡聰明而為懿則窮天下之美夫人之所以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而一切事變之來不能以明辨而應對之者以其質有不足而脩有未至爾聖人既已具聰明之質而又加之以淵懿之脩則尚惡往而不至耶是以合而為體則於

上與造物者遊而無以為散而為用則足以遂知來物之不窮而各有得夫合於無為則固以天也散於有得則固以靈也以吾之天而繼天之天以吾之靈而測物之靈是猶操五寸之矩求天下之方其不合亦已鮮矣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者所謂繼天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謂測靈也葢靈與天其始也出於神其終也入於神而聖人與之俱焉故揚子曰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

靈夫聰明淵懿者乃所以繼天測靈也及乎天已至於可繼靈已至於可測雖聰明淵懿亦莫得而言矣何則極道德之精則粗不足以盡之也彼百姓與仁智則不然其質與聖人未嘗不同而其修與聖人未嘗不異是以雖有存乎人之天而不能開之以物於有累雖有貴於物之靈而不能盡之以罷於有窮夫以有累有窮之具而欲繼無為之天測無不得之靈其難也可明矣嗚呼於是知聖人之所以聖人也

變化論

萬物不能常有有極則入於無亦不能常無無極則出於有變者自有入於無者也化者自無入於有者也方其入也則質散而返形形散而返氣氣散而返於芒忽之間闔陰以為陽者有矣闔陽以為陰者有矣其巧妙其功深故難窮難終此物之極者所以由之也方其出也則芒忽之間合而成氣氣合而成形形合而成質移剛以為柔者有矣易柔以成剛者有矣其巧顯其功淺

故隨起隨滅此物之生者所以由之也是故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變者天道也君道也聖人之事而化之所以始也化者地道也臣道也賢人之事而變之所以終也是二者猶生之有死晝之有夜動之有静往之有來常相待為用而未有能獨成者也二者雖不能獨成而亦不能兩立何則一氣不頓進變進則化退矣一形不頓虧化進則變退矣一進一退迭相出入而神用無窮焉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

知神之所為乎昔之論變化者有先變而言者有先化而言者有兼變化而言者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夫道者變之統也器者化之宇也有形者不能相有是以雖器也而制之者亦存乎道雖化也而裁之者亦存乎變故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此所謂先化而言者也中庸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蓋自致曲而至於變化者由人以盡天道自變而至化者由

天以盡人道盡天道所以率性盡人道所以立教故曰變則化此所謂先變而言者也荀卿曰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夫變者所以原始化者所以要終獨化則不能以生獨變則不能以形生生形形而道之用盡矣故曰變化謂之天德此所謂兼變化而言者也蓋先變者以言乎自無而出有先化者以言乎自有以入無而兼變化者以言乎出有入無相待為用而已

矣然則主變者天也司化者地也而荀氏皆以為天德何也曰天道成終而成始凡言變者亦可以兼化地道無成而待有終凡言化者則不可以兼變易於乾曰乾道變化而於坤則曰萬物化生蓋乾者用陽氣以統天地天既可以兼化則乾固不獨變矣地不可以兼變則坤固止於化矣故曰闢戶謂之乾闔戶謂之坤一闔一闢謂之變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由是觀之變化者神之用也神無方無方則無乎不在故在天

則乾道是已在地則坤道是已在人則聖人是已故曰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此之謂矣

君子終日乾乾論

天任命人任力君子之道原於天而相之以人安於命而輔之以力故凡乘勢以應變因時以立功雖一聽於自然而進德修業未始不以自彊不息為主何則力有所不盡則未可以言命而人有所不至則未可以言天故也乾九三所謂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者葢

亦以此矣夫九三以不中之位據重剛之險前有五之可至後有二之可終非所至而至則失義非所終而終則失幾失義則驕失幾則憂於時也可謂危矣可謂難其處矣此其所以終日乾乾而夕猶惕若也日者有為之時夕者無為之時也於有為之時乾乾以致其力於無為之時則惕若以致其心夫亂生於所忽治生於所憂安安者危亡亡者存固天之理也外既有以致其力而内又有以盡其心然則德其有所不進業其有所不

修而過其有所不補者乎故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而孔子亦曰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也易曰无咎者善補過也葢當勇於進而安於苟簡而不能果於自彊能以无咎者寡矣嗚呼非深知天人力命之說者何足以與於此

以德分人謂之聖論

古之聖人其道本於成已而終於成物得其始不知其終則蔽於為我見其末而遺其本則蔽於為人為我之

蔽溺於楊而為人之蔽流於墨二者所事不同要皆不該不徧一曲之所為而非道德之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入不藏其出不揚入而不藏故德先乎身而有以公於物出而不揚故道濟天下而有以私於已夫公於物仁也私於已智也公公私私仁智兩得聖人之道盡矣傳曰以德分人謂之聖其此之謂乎夫天下之人因其性而觀之則未嘗不同因其習而觀之則未嘗不異使天下皆知性之無不同也則其俛仰之際語默嚬笑之間

固足以官陰陽而府萬物矣又奚聖人之俟哉夫惟不知故尊其習者有至於上智而卑其習者或至於下愚夫以本同之性而異於上下相遠之習此天下所以有俟於聖人而聖人者所以不可一日無於天下也故古之人當其德未成則修之於已既成則分之於人其大也以其所知覺所未知以其所覺覺所未覺其小也以其所中養所不中以其所才養所不才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為人已愈多仁者得仁智者得智得其清者足

以治身得其緒餘足以治國家天下豈固有求於外以為人之所以望吾而吾之所以與人者適當然而已矣且上覆下大容小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損之不足與之理之當然也彼聖人以德分人也豈固有意於是哉葢以為人之所望吾吾之所以與人者亦理之適當然而已矣

淮海集卷二十三

淮海集卷二十四

宋 秦觀 撰

傳

浩氣傳

氣之為物至矣其在陽也成象而為天其在陰也成形而為地陽沴於上則日月星辰之光悖陰沴於下則草木山川之精發氣之道天之所以定也地之所以運也

於人乎夫氣之主在志志之主在心心者神之合也志者精之合也氣者魄之合也神虧則精不復精弊則魄不寧君子虛心以養志弱志以養氣故能外探事物之奧內安性命之情浩然無際與道自會豈特通體乎天地同精於陰陽而已哉嗚呼氣之為物亦已至矣此公孫丑所以問之悉而孟子所以告之詳也凡進以禮退以義動而智靜而仁者皆性也窮通之有數廢興之不常者皆命也君子審去就之分循得喪之理以盡其性

則寵辱於已猶蚊䖟之一過死生於已猶夜旦之一易皆命之偶然者也烏足槩其心哉故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答曰否我四十不動心傳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二十曰弱弱則未足以窮理三十曰壯壯則未足以盡性所以窮理盡性四十其時也四十而不能斯亦不足畏也已故於四十曰不動心孟子所謂不動心孔子所謂不惑者也不以內蔽外故曰不惑不以物役

已故曰不動心不惑者未必知命也故孔子五十而後知命不動心未必知義也故告子猶以義為外焉然則孟子遂無喜怒哀樂之情乎曰非也吾之所謂不動心者即有而無即實而虚其於外也應而不遷其於中也受而無止雖終日言猶不言終日為猶不為也安可以喜怒之形哀樂之發而累其所謂不動者耶君子固有以與人同亦有以與人異所同者外所異者内也自其同者視之則孟子之勇有似於孟賁不動心有似於告

子故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答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夫矢石相攻鋒刃相摶壯士遇之雄入而不顧彼得全於勇猶若是況得全於道者乎故刺其膚而不撓注於目而不逃其思已也一毫之挫若市朝之撻其視人也萬乘之尊若褐夫之賤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此北宫黝之養勇也視彊如弱進不量敵之大小會不慮勝之中否曰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此孟施之養勇也昔曾子事親主於養志子夏之門人

先於洒掃應對而已舍之所養者本也故似曾子之約黝之所養者末也故似子夏之詳由二子觀之則本固宜可以勝末約固宜可以勝詳由君子觀之則二子之養皆氣而已未足以知義也故曰夫二子之養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知勇而已者有時而窮知勇知怯者無時而屈自反而不縮雖褐寛博吾不惴焉所謂知怯者也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所謂知勇者也夫曾子之守約所以異於孟施舍之守氣者豈

有他哉勇而能怯與義偕行而已矣故曰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然則不言子夏何也曰黝養勇之詳固不若舍所養之約舍似曾子而不及則黝之不若子夏從可知矣蓋黝之與舍可謂不動心而與夫告子之養者同矣曾子子夏可謂知義而與夫孟子之所養者亦有以同之也故夫丑問不動心之道而告以四子之養勇則孟子所以異於告子者固已存乎其間矣言心之聲也心氣之主也不得於本固可以勿求諸

末不得於文則不可以勿求諸實故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而有以知告子所求者外也人以心為君以志為帥以氣為師以體為國君欲虛而静帥欲知而專師欲和而勇國欲實而彊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失道而亂莫大焉故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以言志立於心而足以率氣氣役於志而足以實體志有彊有弱故以帥言之氣一滿一虛故以充言之夫帥之所適師之所從也志之所之氣之所

止也故曰志至焉氣次焉帥不專則銳師不能以取勝師不和則良帥不能以有功志之與氣亦猶是也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夫有尤物足以移人一物之玩且或喪志况情僞之感利害之攻乎孟子曰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持其志之謂也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朝暮之變且或動其氣况自少而壯自壯而老乎孔子曰君子有三戒無暴其氣之謂也雖然此猶有待也若夫縱心而動順性而游處衆

枉不失其直與天下並流而不流其域若然者無持志之念有持志之功有暴氣之迹無暴氣之患彼且烏乎待哉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蓋可以善惡邪正久而遷者志也而亦足以害氣可以喜怒哀樂驟而干者氣也而亦足以害志故曰氣壹則動志志壹則動氣凡物壅之則壹而相與鬱散之則疏而相與通蹶者動之逆也趨者動之順也逆順不同皆非志使之然也氣而已矣故曰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

而反動其心氣以心為本反者所以復本也夫知言然後可以不惑養氣然後可以不動心詖淫邪遁之辭莫不畢見所謂知言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所謂養氣也外不惑於人内不動於巳雖孟子之長又何以加于此故曰敢問夫子惡乎長荅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天下之理固有可以言論者固有可以意致者可以言論則言之也易可以意致則言之也難故曰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言之雖難猶

為可言者爾彼言之所不逮意之所不一者又烏可以言言耶大者氣之體也剛者氣之用也氣之體不可圍故曰至大氣之用不可屈故曰至剛夫晝動則氣擾夜息則氣安此人情之常愚智之所同也君子外不勞精於事內無思慮之患抵時投隙以自得為功故雖晝動曾不異於夜息衆人反是雖一夜之靜且或不能息也矧旦晝之所為此非天之所與者殊也不能以直養氣使之無害而已矣夫能以直養氣率理而往循命而趨

不為貧賤富貴之所移威武之所屈則俛仰之近六合之遠固無適而不得矣豈不全其所謂浩然者耶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氣之養也亦猶是矣故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然則亦有出於天地者乎曰方其配義則塞于天地之間而已矣及其配道則固有出于天地者也虛形萬物所道謂之道因緣無事天下之理得謂之德理生昆羣兼愛無私謂之仁列敘度宜謂之義德非道不神仁非義

不立自義而入於天則極於道自道而出於人則極於義氣之養也直而推之則無不宜此其所以配義也擴而充之則無不在此其所以配道也集者自然而至也夫所謂配者豈固有因而求合於彼乎直而推之無不宜擴而充之無不在則自然與之合矣故曰配義與道又曰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以其自然故於集曰生以其有因故於襲曰取忠有餘曰慊腹不足曰餒慊則有裕於中而餒則有求於外老子曰聖人之治虛

其心實其腹葢虚其心者所以欲其慊實其腹者所以惡其餒故曰無是餒也又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孟子之所以數闢告子何也曰君子惡似而非者使天下之人善如堯惡如桀微君子其誰不知天下之所以不知者疑似之間也邪與正同門情與偽同鄰至精莫之能分是以君子懼焉彼告子之不動心誠有似於孟子然而以生為性以義為外使天下相率而從之則將求性於形而求義於物矣此其所以闢之也故曰告子未

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豈唯於告子之若是乎其所以距楊墨者亦如此而已矣夫所謂正心者有無為而自正者有有意而正之者聖人之心如衆竅然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虚其應物也如是而已所謂無為而自正者也彼衆人則不然有所距有所受有所將有所迎一事之至必欲正其心以應之𡚁𡚁然若操五寸之矩一尺之規以求合乎天下之形器者焉吾見夫心勞於中智盡於外而形器之不能合也此所

謂有意而正之者也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夫知天而不知人者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者無以與道遊夫既有意而正其心矣則於事也豈免以命廢力而以人勝天者乎故曰勿忘勿助長以命廢力是忘之也以人勝天是助之也莊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又曰為天下者亦奚以異於牧馬者哉亦去害馬者而已然則君子之修身治天下鞭其後去其害可也必欲弊精神而求益勞智慮而遠成則命之分

有所不安而害且至矣故曰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嗚呼人之於性也豈欲揠而使長哉亦去其害性者而已不平謂之陂有過謂之淫畔於正謂之邪逃其本謂之遁蔽於一隅者其言不平故詖辭知其所蔽陷於一曲者其言有過故淫辭知其所陷離道者其言畔正故邪辭知其所離術窮者其言逃本故遁辭知其所窮此四者淺深固殊然以一邪說之家則足以具之矣楊墨之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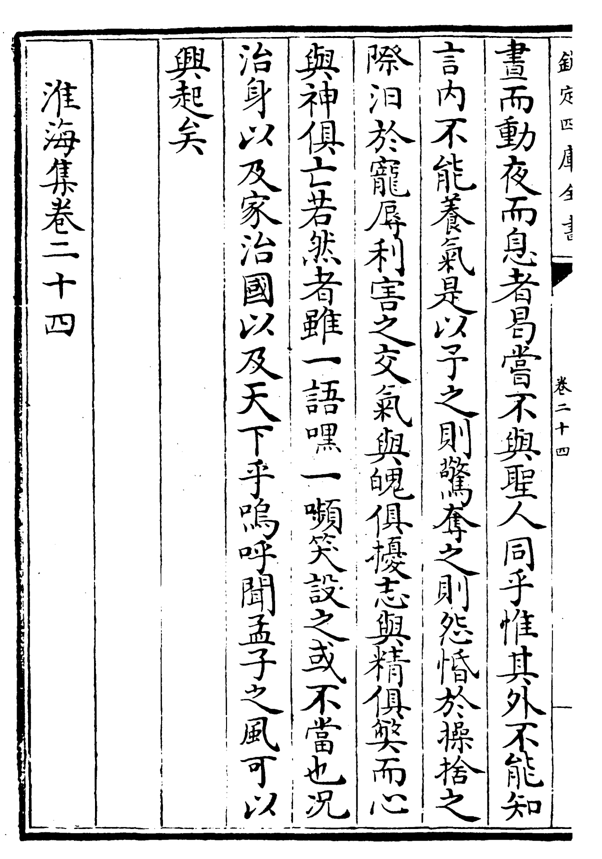
是也夫為我者智也兼愛者仁也雖孟子之道亦未始離乎此而二氏之所以失者知其一不知其二有見於此無見於彼而已矣若此者謂之蔽其弊也為巳者至於不拔一毛兼愛者至於摩頂放踵往而不知反焉若此者謂之陷其甚也則為楊者反以仁為失巳為墨者反以智為失物始於毫末之差終以千里之繆亦其理之然也若此者謂之離又其甚也則為巳者至於無君兼愛者至於無父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若此者謂之窮

其於言也蔽而後滛滛而後邪邪而後遁其於心也蔽而後陷陷而後離離而後窮亦其序也以心對政則心為内政為外以政對事則政為大事為小生於内必形於外故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孔子曰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然則君子之所以有言者豈固拂其所有而彊其所無哉亦述性命之理而已矣唯如此是以前乎吾者可以稽之而不悖後乎吾者可以俟之而不惑何也

命無異性性無異理故也故曰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然則又曰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何也蓋前則因知言而發原邪說之所起也後則以楊墨而言闢邪說之既成也原邪說之所起者以理言之也故曰生曰發而先政後事闢邪說之既成者以事言之也故曰作而先事後政理藏於無形則疑於可違故曰必從事見於有迹則疑於可變故曰不易其言雖殊考之各有所當也雖然彼邪說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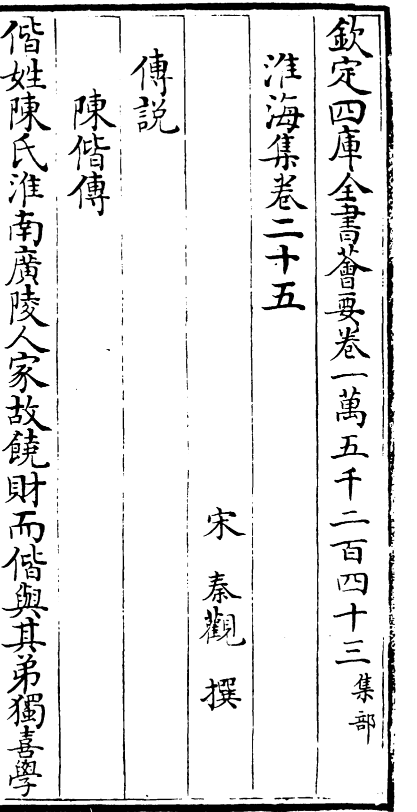
其所謂道亦吾之道也其所謂德亦吾之德也道德與吾同而所以與吾異者倚於一偏蔽於一曲如僚之於丸秋之於弈各師其習而不能相通是以君子疾之焉耳揚子曰適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正與他雖不同然而莫非道也而後世之學者徒見君子之疾之也遂以為彼之所謂道德非吾所謂道德者焉則亦已過矣然則孟子論不動心之道而止及於知言養氣何也曰能知言則不惑於外能養氣則不動

於內外不為邪說之所干內不為妄情之所溺則吾之心也復何為哉以此事上以此臨下退居而閒遊進為而撫世固無施而不可此孟子之深意也葢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無則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逺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閒來干我者我必知之况詖淫邪遁之辭乎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是純氣之守也况卿相之位霸王之權乎雖然是道也豈唯聖人有之天下莫不有也是其道與之命天與之性



晝而動夜而息者曷嘗不與聖人同乎惟其外不能知言内不能養氣是以予之則驚奪之則怨惛於操捨之際汩於寵辱利害之交氣與魄俱擾志與精俱毀而心與神俱亡若然者雖一語嘿一嚬笑設之或不當也況治身以及家治國以及天下乎嗚呼聞孟子之風可以興起矣

淮海集卷二十四



淮海集卷二十五

宋 秦觀 撰

傳說

陳偕傳

偕姓陳氏淮南廣陵人家故饒財而偕與其弟獨喜學書其後技日以進家日以微遂以為業士大夫既喜其書且愛其為人往往稱之然非偕之好也其言曰予從

事於玆有年矣凡古今之畫不見則已茍有見焉雖敝縑裂素之餘未嘗不學一不可於意輒復易之舐筆濡墨欣然忘勞葢是時余方以畫為事固其勢不得不然乃今思之亦良苦矣且物之有形如浮埃聚沫來無所從去無所詣一興一僨於無窮之中而我方汩汩然隨而盡之可不惑歟彼好事者又從而玩之至藏於巾笥且不欲以數閲可不謂大惑者歟嘻今老矣顧家貧無以給衣食之奉聊復俛仰於其間至於得失精粗不復

經意也又曰有學於余者衆矣余將教之必使縱心之所動肆筆之所成以觀其天蓋工而不雅者有矣疎而不俗者有矣詳略得宜意氣容與卓乎遂若無與及者亦或有焉余從而告之曰其後當然其後當然已而果然夫畫固技之微者也其猶若是又况有貴於畫者哉其子直躬亦世其學而所言尤異嘗曰昔宋元君時畫圖有一史解衣槃礴元君曰是真畫者也夫解衣槃礴固倜儻之所得閒暇之所好也元君乃以為真畫其意

果安在乎有得於此然後可以言盡而或説以謂神定意閒固以異於他史其亦失元君之意矣余聞而異之又從而思之豈所謂自得於已者耶抑亦得於人者耶將内雖不充其言而頗亦有志於是耶人固未易知然比夫衒技以夸人賈能以售汙俗者相去亦遠矣古之君子聞一言中於理必書之故漁人之所賦孺子之所歌皆得載於前史矧其有合於道德之要者乎於是爲傳其言以遺同好亦時觀之以自擇焉

眇倡傳

美倡有眇一目者貧不能自贍乃計謀與母西遊京師或止之曰倡而眇何往而不窮且京師天下之色府也美盼巧笑雪肌而漆髮曳珠玉服阿錫妙彈吹籍於有司者以千萬計使若具兩目猶恐往而不售況眇一焉其瘠於溝中必矣倡曰固所聞也然諺有之心相憐馬首圓以京師之大是豈知無我儷者遂行抵梁舍於濱河逆旅居一月有少年從數騎出河上見而悅之為解

鞍留飲燕終日而去明日復來因大嬖取置别第中謝絶姻黨身執爨以奉之倡飯少年亦飯倡疾不食少年亦不食囁嚅伺候曲得其意唯恐或不當也有書生嘲之曰間者鈌然不見意有奇遇乃從相矢者處乎少年忿曰自余得若人還視世之女子無不餘一目者夫佳目得一足矣又奚以多為　贊曰前史稱劉建康嗜瘡痂其門下二百人常遞鞭之取痂以給膳夫意之所蔽以惡為美者多矣何特眇倡之事哉傳曰摿糠眯目則

天地四方易位余嘗三復其言而悲之

魏景傳

魏景字同叟淮南高郵之隱君子也身長六尺骨如削石瞳子碧色有光嘗賣繒於市遇華山元翁從授鍊丹鑄劒長生之術元翁名碧天其師曰劉海蟾海蟾之師曰呂洞賓洞賓之師曰鍾離權自權至景凡五世矣景問元翁曰余欲兼忘其方柰何翁曰執汝身守汝一謹而勿失景曰執害通守害變則如之何翁曰不然子以

為構中天之臺者土木未考則能無經乎適千里之國者車馬未館則能無行乎故將欲通之必固執之將欲變之必固守之此其理也於是景以為然乃述碧天之意著書萬餘言論神仙事號太冲子云太冲子曰道者盜也釋者誠也盜天地陰陽之機謂之盜識萬物之理謂之釋甚矣人心之神也雖造化亦無加焉今夫天地之生物煦之以陽肅之以陰然後乃成人心則不然一舉而物已生矣故天生萬物地生萬物人心生萬物是

故人心之形象天地陰中生陽陽中生陰非陽不能養陽非陰不能養陰故修陽法者去陰以純其陽修陰法者去陽以純其陰陰陽用其精陰假諸物此陰陽之法也水之性潤下火之性炎上衆人離上而坎下故不交真人坎上而離下故交炁真炁也氣穀氣也真人真炁純衆人穀氣雜神仙之道有中立無無中立有死而不亡者至矣一身而形二者次矣不死不亡一身而形不二者又其次也其大略如此同叟頡脫彊記得於自然凡

陰陽醫藥鍛鍊之技無所不精而能諱其術所以世莫知焉頗解屬文亦工於詩其贈元翁篇云幽斷青松骨鍊盡江月心佳句多此類也嗚呼自大道隱學者各師異習鮮得其本真於是趨滅而不知生者為佛氏之緣覺趨生而不知滅者為道家之神仙二者不同其蔽一也然比夫生而行死而伏寘然日用而不知者固有間矣如同叟者雖不足以窺老莊之藩翰亦莒稚川之流乎余素與之友善別之且六年矣既思其人而不可見

又惜其事泯泯不少槩見於世如古之所謂隱逸者也乃撰次行義并擇其言之雅者書而記之聊以致余之意云

汝水漲溢說

汝南風物甚美但入夏以來水潦為患異時道路化為陂波汝水漲溢城堞危險濕氣熏蒸殆與吳越間不異郡人歲歲如此漢書稱汝南有鴻隙陂翟方進為相始奏罷之郡人怨甚竊意鴻隙陂者非特為灌溉之利蓋

炎蒲魚之饒實一郡瀦水處也大陂既廢水無歸宿則自然散漫為害又水經稱汝水至汝南郡西北枝左別出一枝又屈而東轉南會汝形如垂瓠故號懸瓠城今汝水故道已亡惟存别枝水潦暴降則有泛溢之患亦其勢然也在漢時為豫州刺史治之諸邑皆春秋時沈江道柏之國事迹甚多暇為作記無文字檢耳

心說

心本無說說之非心也雖本無說而不得不有說黙而

神之與道全之說而明之與道散之其全為體即體而
有用其散為用即用而有體體用並游於不窮而俱止
於無所極者其唯心而已矣而世之君子迷已於物沉
真於偽而莫之見焉此心說之所以作也目無外視耳
無外聽遺物忘形在我而已此其心歟曰非也心不在
我然則目無内視耳無内聽馳神遊精在物而已此其
心歟曰非也心不在物然則物之有色我因視焉物之
有聲我因聽焉來則御之去則將之彼是兩忘在物我

之間而已矣此其心歟曰非也心不在物我之間然則心無所不在乎曰惡得而無在也雖不在我未始離我雖不在物未始離物雖不在物我之間而亦未始離乎物我之間者此心之真在也譬如虛空焉虛空者即之不親遠之不踈萬物方有則與之有萬物方無則與之無俛仰消息唯萬物之與俱夫虛空之於心猶一心之於天而一塵之於地也及其至猶若是又況於心乎哉是故即心無物謂之性即心有物謂之情心有所感謂

之意心有所之謂之志意有所歸謂之思志有所致謂之慮故合精以止謂之魄配神以行謂之魂與神為一謂之精不離於精謂之神此十者入則一出則不一出入無常要皆以心為主爾不得乎主未有得乎臣者也是以古之通乎此則動為一氣靜為二儀動靜有萬物鼓舞有生死若然者陰可以開陽可以闔天地可以倒置日月可以逆行上焉造物者不得臣下焉外形體忘始終者不得友而況富貴之儻來死生之小變乎其不

能累也亦明矣彼世之君子則不然知其曲不知其通

安於近而迷於遠有見於外者則求心於物有見於內

者則求心於我又其甚則蔽形而忘其神以謂心者特

在乎方寸胸臆之間外此則物而已矣嗚呼其亦不智

也哉有人於此棄邑而取宮棄堂而取室世必以為不

智人矣是何也所有者小而所遺者大也心之形非特

宮與室之微心之神非特堂與邑之廣而所取者如此

而所棄者如彼豈不惑哉一人惑之一國笑之一國惑

之天下笑之天下盡惑孰笑之哉悲夫是皆不見心之真在之過也由此觀之太上見心而無所取捨其次無心其次虛心其次有心有心者累物衆人之事也虛心者遺實賢人之事也無心者忘有聖人之事也見心之真在而無所取捨者死生不得與之變神人之事也嗚呼安得神人而與之說心哉

二侯說

閩有侯白善陰中人以數鄉里甚憎而畏之莫敢與較

一日遇女子俟黑於路據井傷佯若有所失白恠而問焉黑曰不幸墮珥於井其直百金有能取之當分半以謝夫子獨無意乎白良久計曰彼女子亡珥得珥固可紿而勿與因許之脫衣井旁縋而下黑度白已至水則盡取其衣亟去莫知所塗故今閩人呼相賣曰我已俟白伊更俟黑余謂二侯皆里巷滑稽之民適相遭而角其技勢固不得不然於其所親戚游舊未必爾也而今世薦紳之士閒居負道德矜仁義羞漢唐而不談真若

無狥於世者一旦爵位顯於朝名聲彰于時稍迫利害則釋易而趨險叛友而誣親擠人而售已更相伺候若弈棊然唯恐計謀之不工僥倖一切之勝而曾白黑之不若者武相仍袂相屬也則二侯之事亦何所恠哉

十二經相合義說

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嘗以謂知易之說則十二經相合或以相生或以相尅者固理之自然而無所可疑之矣何以知其然耶經

曰南方生熱熱生火北方生寒寒生水西方生燥燥生金中央生濕濕生土是則水者寒之形濕者土之氣夫水之於土妻道也故水流濕火者熱之形燥者金之氣火之於金夫道也故火就燥或以隂求陽或以陽求隂也管輅曰龍者陽精而居於淵故能興雲虎者隂精而居於山故能運風是則龍陽中之隂也惟陽中之隂爲能召隂中之陽故雲從龍虎隂中之陽也惟隂中之陽爲能致陽中之隂故風從虎夫隂陽之道固有因同類

而相感者亦有以異類而相感者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所謂同類而相感者也同異雖殊於其相感一也十二之經相合亦何異於是哉經曰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又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厥陰風木也位東方少陽相火也位南方火與木相生故厥陰與少陽合而肝膽三焦命門所以相爲表裏也經曰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又曰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明太陰濕土也位中央陽明燥金也位西方土與

金相生故陽明與太陰合而脾與胃肺與大腸所以相為表裏也經曰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又曰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太陽少陰君火也位南方太陽寒水也位北方水與火相配故太陽與少陰合而心與小腸腎與膀胱所以為相表裏也葢木位東方則陽之中也金位西方則陰之中也土位中央則陰陽之中也水位北方則陰之正也火位南方則陽之正也凡陰陽中則和和則相生故金木火土以相生而合陰陽正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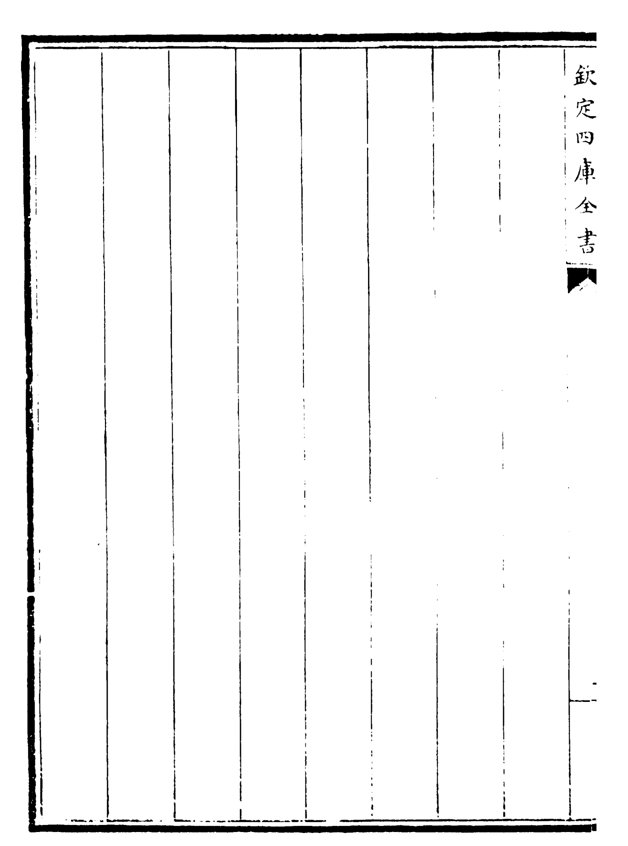
相配故水火以相配而合相生而合者所謂同類而相感也相配而合者所謂異類而相感也故經曰水火者陰陽之徵兆金木者生成之始終蓋水火者日之與月坎之與離而男之與女也萬物之所以有也金木者因其有而生成始終之而已矣於徵兆則以相配言之於生成則以相生言之亦其理也又水火譬之則夫婦也金木火土譬之則父子也夫婦以異而相合父子以同而相合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水火然後有金木四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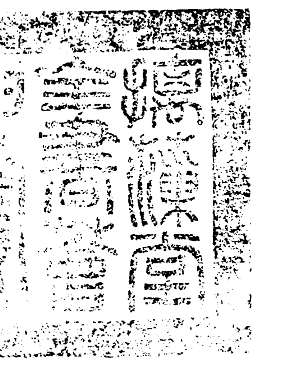
具然後有土其類雖殊其合一也嗚呼陰陽之為道博而要小而大數之可十者推之可百數之可千者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也然其要一也故遠之於天地近之於父子之間又其悉也至於言笑飲食莫不具而有焉茍直而推之曲而求之則何所而不得也雖然今之所謂學醫者惡足以語此哉

淮海集卷二十五

謹案卷二十二第六頁前二行柳玭稱兩京之復

泌謀居多刊本玭訛玭據唐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戴聯奎
謄録監生臣蔣維暨